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高职学生网络行为特征分析与引导策略

——基于微博情境的分析研究

陈丽君¹, 胡恒恒²

(1.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广东 河源 517500;

2. 潜江市曹禺中学, 湖北 潜江 433100)

摘要: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对高职学生在30天的微博使用行为进行追踪记录,通过对13362条微博记录数据的整理,结合ROSTcm6.0和Python的社会网络、语义网络和情感分析发现,当代高职学生微博互动表现出:个体情感能量强大且积极向上;关注焦点层次分明;群体团结感符合主流等特点。同时也存在符号资本缺乏、圈层过于局限,情感连带不活跃、情感体验不充分、群体符号分散、缺乏集体团结力等问题。建议通过鼓励高职学生增强符号资本,扩大关注范围;调动情感投入,提高情感动力;凝聚群体共识,强化集体意识等策略,引导高职学生形成积极、正确的网络观念与行为。

关键词:互动仪式链理论;微博;网络行为;高职学生

中图分类号: G7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23) 01-0091-09

DOI: 10.19899/j.cnki.42-1669/Z.2023.01.014

网络空间生态环境由网民的互动行为造就。规范和引导个体网络行为,是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的核心手段,也是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当前高职学生在网络空间中面临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其公共生活、行为逻辑、情感归属与价值判断从集体主义向个体主义进行了转移,呈现出自我中心性与多元复杂性等特点^[2],亟

需加强教育引导。网络时代,微博凭借影响力强、社交开放、传播内容广泛等优势,成为高职学生最常用的互动交流平台之一,高职学生在微博平台的行为表现,直接影响网络空间环境状况和意识形态安全。基于此,研究以微博平台为载体,考察当前高职学生的网络行为特征,剖析影响因素,为引导其践行正确网络行为、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言献策。

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社会是由各式各样的微观互动仪式连接起来的,最终会生成一个符合集体

收稿日期: 2022-05-03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轨迹的追踪干预研究”(项目编号: BJA220241)。

作者简介: 陈丽君(1977—),女,四川宜宾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教育心理学;胡恒恒(1996—),女,湖北仙桃人,潜江市曹禺中学教师,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

利益的仪式结果。高职学生在微博中的网络行为就是一种相对的互动仪式,在微观的网络环境中,通过与其他传播者互动,逐渐形成团体特有的情感能量和信息符号,进而影响整个网络空间的互动仪式链生成。但当前高职学生网络失范行为层出不穷,个别学生在利己主义、消费主义的浪潮中迷失了自我,产生有违社会公德的偏差行为。因此,研究拟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剖析高职学生在微博情境下的互动仪式行为特征及不足,并在此基础上,为引导高职学生积极、正确的网络行为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举措。

一、微博空间中的互动仪式链分析

互动仪式链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

林斯提出,他在《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一书中表示,互动仪式和互动仪式链理论的出发点都是微观情境,而非个体的,且互动仪式是一种由际遇者发生情感和符号传递的、日常情境性的活动^[3]。换言之,互动仪式就是一种在微观情境下的基本社会活动,由局部际遇逐渐发展为网络链条关系——互动仪式链。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微博能有效地整合信息互动、人际互动和社会网络资源,产生“群体集会”的效果^[4]。可见,以互动仪式链理论分析微博情境下的网络行为是适切的。依据柯林斯的互动仪式模型,结合高职学生微博情境的网络行为特征,从情境创设、仪式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建构高职学生微博互动仪式链模型,其网络互动的具体表现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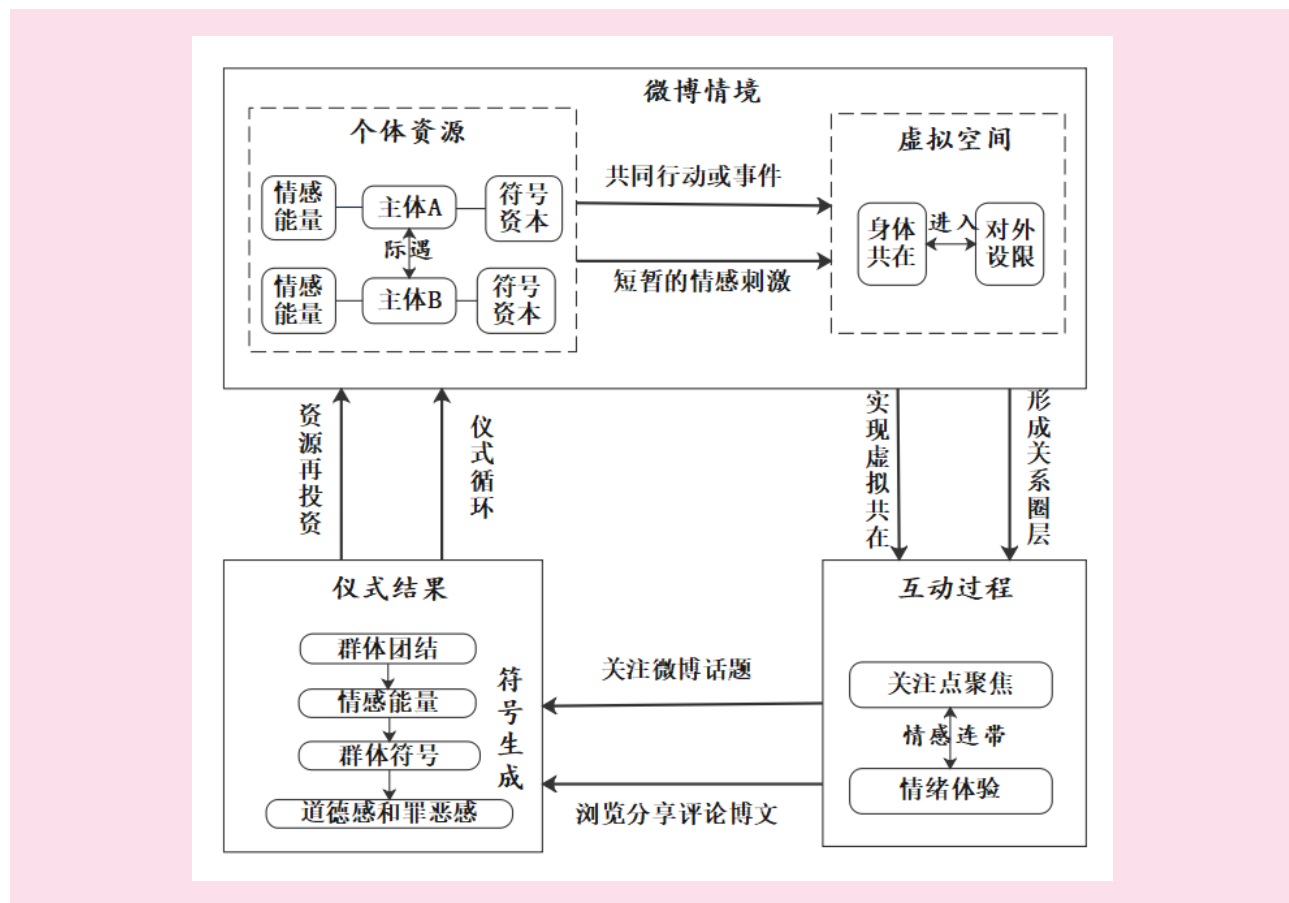


图1 高职学生微博互动仪式链模型

(一) 微博平台为高职学生在虚拟空间的际遇创设了情境

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由两个及以上的主体际遇构成。互动仪式就像一个市场,高职学生以情感能量和符号资本为核心,向市场投资自己的这些资源。其中,情感能量不同于一般的喜怒哀乐等情感,

而是一个类似“驱力”的概念,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取向^[5]。而符号资本则是学生所拥有的文化素养、认知能力、社交技能等一切能促进沟通交流的资本。当学生之间产生了共同的行为或事件时,他们便会受到短暂的情感刺激,并根据自己所获得的情感能量高低和符号资本多少来决定是否参与下一轮投

资,即根据经验投资情感能量和符号资本进入具体的互动仪式情境中,以寻求更多的情感能量回报和资本积累。

互动仪式情境的开端与基础是身心共在,意味着高职学生的身心要共处同一空间环境下才能产生互动仪式。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媒介能为人际互动交流提供一个虚拟的共在空间。微博正好为高职学生的身心共在提供了虚拟平台,使他们在虚拟空间中相遇和互动。同时,高职学生在相遇和互动过程中通过价值判断、群体识别等方式对局外人设限,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关系圈,为进一步的关注点聚焦和情感互动设置了屏障。总之,高职学生带着基础的情感能量和符号资本,通过微博客户端进入到了一个虚拟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以高职学生为主体和微博平台为载体的具体的互动情景。

(二) 微博活动为高职学生情感连带创造了过程

柯林斯指出,在互动仪式过程中,参与者的关注点聚焦时,能感受到彼此身体的微观节奏与情感^[6]。高职学生在网络互动中,基于共同的关注点展开互动交流,寻求着知识性的获得感、生活性的愉悦感等情绪体验,并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彼此的情绪节奏,逐渐形成、升华为相互的情感连带。微博平台上,特有的“热搜”话题、“置顶”博文等微博活动机制,聚焦了高职学生的关注点,能使其注意力集中在某些话题上。同时,点赞、转发和评论等活动也为高职学生释放、共享情绪提供了互动机会。

在网络互动活动中,必然还交织着符号信息的传播与生成。在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时代,每个高职学生既是信息符号的获得者,也是制造话题的符号生成者。他们在获得与生成的交互过程中产生了奇妙的情感连带“反应”。总体来说,在微博情境中,丰富多彩的话题、互动的活动机制等都为高职学生的符号、情感交流创造了运行条件。

(三) 微博功能为高职学生互动仪式提供了可能结果

互动仪式可产生一系列结果,主要包括:一是群体团结:一种作为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二是个体情感能量:一种采取行动时自信、兴高采烈、有力量、满腔热忱与主动进取的体验。三是群体符号,即由此产生的群体标志或代表物(形象化图标、文字、姿势等),使成员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四是道德感和罪恶感:道德感表现为维护群体的正义感,尊重群体

符号,防止受到违背者的侵害。与此相伴随的是,由于违背了群体团结及其符号标志所带来的道德罪恶或不得体的感觉^[6]。以上这些结果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互动过程中动态生成的。高职学生基于互动仪式,可以获得对主流群体的身份认同感、主动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对群体符号的尊崇感。而这些集体感正是高职学生建立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有助于引导在网络环境下误入个人主义深渊的高职学生回到正轨。

对微博而言,其功能在于实现资源共享和交互^[7]。因此,高职学生在微博这一虚拟平台上可以进行情感能量和信息符号资源的交换。当学生个体在互动仪式中获得的资源增加时,每个高职学生集合起来便会生成集体的仪式结果,并会促进他们进行个体情感资源的获得和再分配。

综上,高职学生与媒体带着各自的情感能量和符号资本储备,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在微信平台中相遇,产生了一种虚拟的身体共在,并以对外设限的方式逐渐形成各自的关系圈层。随后便在这个圈层中制造焦点话题,主体以点赞、评论等为情感体验方式,产生相互关注、情感连带作用,最终成功生成理想的互动仪式结果,为下一次活动参与做好资源储备。

二、高职学生参与微博互动仪式链的网络行为特征分析

(一) 研究方法

根据个性和生活方式等不同,通过熟人介绍和网络征集等方式,招募了30名使用微博的在校及毕业高职学生参与研究,有沉迷于“冲浪”的在校高职学生、爱学习的专升本考生等多种典型代表。学生分别来自广东、湖南、上海等8个省市,男生和女生各15名。以表格记录的形式让学生记录每日浏览、点赞、转发和评论的博文内容信息以及关注的博主、上网时段等,每日记录15条,历时30天,最终共获得了13362条微博记录数据。之后,对30名被试者进行访谈,了解其微博使用态度、感想等。

为进一步分析微博博文和高职学生评论话语特征,研究采用ROSTcm6.0的社会网络和语义网络分析功能对话语进行分析。同时,以ROSTcm6.0的情感分析功能解析高职学生的评论话语情感,基于Python的情感分析程序解析微博博文的情感价值。

(二) 特征分析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结合微博互动行为数据,分析当前高职学生的网络使用行为,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1. 情景特征:个体情感能量强大,现实与虚拟共在交织

高职学生的情感能量储备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积极向上的社会事件有助于积累正向的情感能量,产生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比如在访谈中,一位张同学谈到“比如说疫情期间,咱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一下就给你包揽了火神山、雷神山,就感觉到中国真的是很强大,而且就是很正气的那种,就会增加我情感上的认同”。许多受访高职学生还提到了正能量的社会新闻、积极正面的政府行为能增强他们的情感能量,甚至能使他们直接参与到一些正式的互动仪式中。比如王同学谈到“我会响应政府在网络上的号召居家抗疫。作为一名党员,也会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号召中,例如在去年疫情期间,我在村委值守,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也帮助鼓励身边人一起积极抗疫”。可见,高职学生所储备的情感能量强大。

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高职学生依托微博获取信息、交流互动也更为便捷,有助于他们带着强大的情感能量参与到微博互动情景中。在微博互动仪式链下,虽然高职学生无法聚集在真实场景,但能以媒

介为载体,实现虚拟空间的临场感。经分析网络行为记录表中关于高职学生的上网时段、上网地点及上网设备状况发现,大部分学生网络互动行为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 20~22 点之间,地点集中在宿舍,上网设备以手机为主,有时也会在上午 11~12 点、下午 17~19 点饭点时段。可见,大多高职学生都集中在同一时间段和相似地点进行网络行为交互,关灯、打开手机、刷微博,这一系列动作流程仿佛已成为他们睡前的必备仪式。高职学生在特定的现实物理环境下,通过短时间使用手机终端参与到微博互动仪式链中,以共同的行动使互动情境在虚拟与现实的身体共在中实现个体聚积。

2. 过程特征:关注焦点层次分明,情感体验丰富

高职学生通过虚拟在场与建立关系圈层进入微博互动情景中,此后互动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便是在圈内产生关注焦点、体验情感共鸣,使情感能量不断聚集。将高职学生的关注点聚焦于同一个对象上,可以使短暂的情感共鸣在信息交互过程中发生有节奏的协调关联,进而产生持续的情感能量。研究通过对高职学生点赞、评论、转发的微博文本进行语义分析,识别出微博文本词汇的关联和意义,探究能吸引高职学生注意力的深层原因,理解微博互动仪式链所形成的关注焦点特征。关于微博文本的高频关键词网络关系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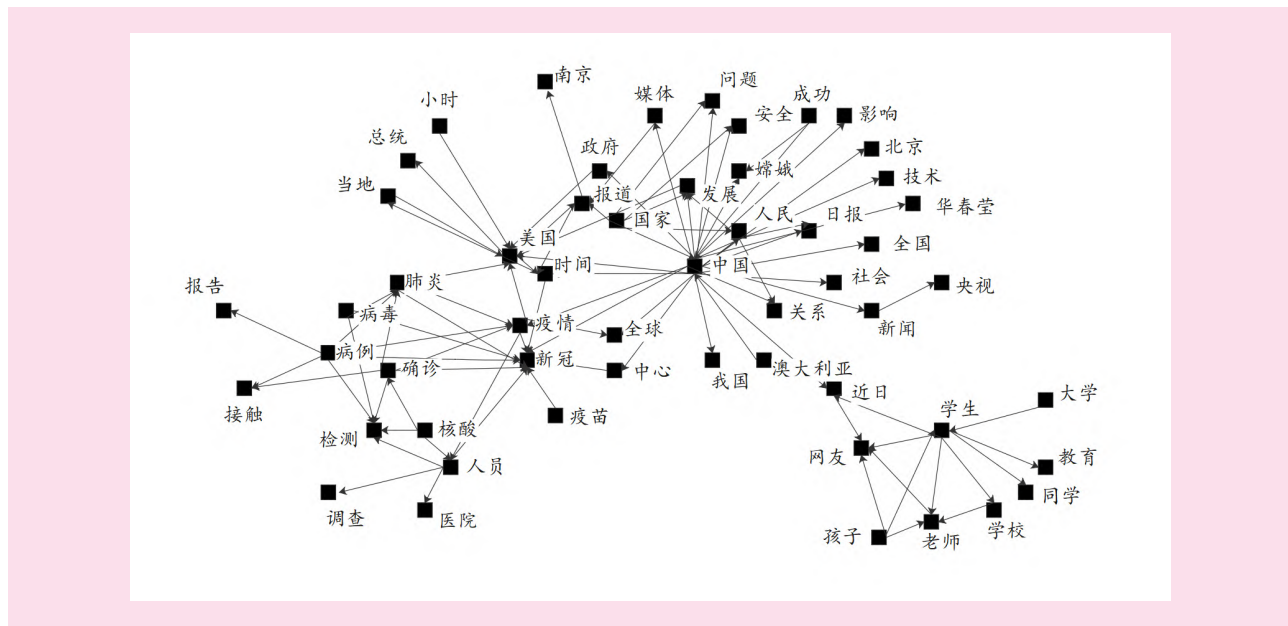


图 2 高关注度的微博博文语义网络分析图

由图 2 可见,语义网络呈明显的多中心结构,高职学生的关注焦点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国家发展;二是以“新冠疫情”为核心的社

会危机;三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生活。具体来说,在国家发展层面,对内的“发展”“成功”“安全”“嫦娥”等词展现出了高职学生对我国各项事业

发展的热切关注,对外的“华春莹”“美国”“澳大利亚”等词又侧面体现出高职学生在关注我国外交中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在社会层面,新冠疫情所引发的恐慌与紧迫、抗疫人员真实又生动的伟大事迹为高职学生建构了集体记忆,有效激发了高职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在个人生活层面,学校、老师、同学是高职学生生活的重心,他们通过对教育学习、校园活动、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积极追求而不断完善自我,展现出了高职学生群体奋斗向上的精神面貌。从以上三个层面来看,这些关注焦点着眼于个人生活,并与社会、国家现实相联系,不但能缩短互动主体间的心灵距离,也能使群体情感达成一致。

3. 结果特征:群体团结感符合主流,互动情感积极向上

虚拟的开放环境下,多样化的媒体类型为高职学生提供了爆炸式的符号信息,能促使各类小群体的生成。访谈结果显示,所调查的高职学生都更愿意关注主流媒体。在虚拟空间中,高职学生聚集在虚拟空间中,都关注着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此时,

对于高职学生而言,他们是一个“跟主流走”的群体,一致相信并认同主流价值观。比如陈同学表示“我更愿意去关注主流媒体,是因为他有道德底线。而且作为官媒,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新闻价值和新闻伦理。一些自媒体追求流量,就会不顾真相去发布一些虚假新闻。”

在微博互动仪式中,高职学生通过与传播者的情感连带,寻求情感能量的最大化,当连带作用越强、参与人数越多时便会形成集体兴奋。通过Python对13362条微博博文进行情感分析,并将情感类型分为好、乐、衰、怒、惧、恶、惊等7类,得到微博博文情感类别统计图,如图3所示。高职学生所浏览的微博博文都情感充沛,好、恶、乐、衰、惧等5类情感出现频率较高,有9423条微博表征出了“好”的情感,是高职学生表现得最多的情感。仅有210条微博含有负向情感。可见,高职学生所接触的情感是积极正面的,因而获得的情感能量整体是积极向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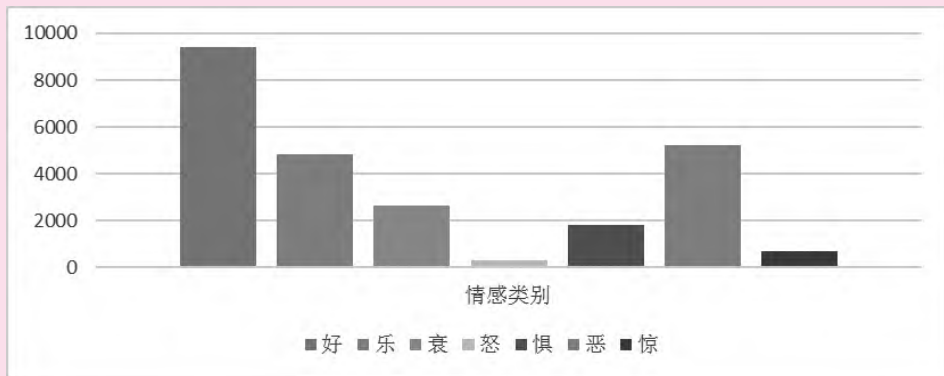


图3 微博博文情感类别统计图

三、高职学生参与微博互动仪式链网络行为的不足分析

(一)情景不足:符号资本缺乏,圈层过于局限

符号资本是网络互动仪式链中成员沟通的媒介。柯林斯认为,“符号占有的不平等导致双方几乎无可交换,人们从而会趋向于寻找更平等的匹配者。”^[6]可见,符号资本是影响信息符号交换质量的根本。当高职学生的符号认知、理解、判断能力不足时,则易使他们离开与传播者之间的符号交换仪式,导致仪式链断裂。当前,高职学生在网络空间中,多关注娱乐八卦或者社会新闻等,对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相关的严肃、主流微博内容接触、阅读较少,对信息的判断也较为盲目,缺少自己的理性判断,容易人云亦云。

网络时代下,进入网络互动仪式链的门槛下降,即使部分高职学生的符号资本并不丰厚,也能参与到微博情景中。当高职学生完成虚拟身体共在,便要寻找“自己人”,对局外人设限,只在自己所属群体范围中互动,以确认自己作为群体“局内人”的身份。高职学生通过关注相同的媒体类型而形成各自的爱好圈层,将偏好不一的他人排除在外。但如果只接受局内信息,拘泥于“圈内”而不与他人进行互动沟通又容易产生信息茧房。研究通过反复归纳总结,

将媒体类型分为了社会新闻、娱乐八卦、美食、教育学习、体育、科技数码、时尚潮流、财经圈、军事等圈层,结果如图4所示。从整体来看,每一位高职学生都是社会新闻、娱乐八卦圈的“圈内人”,对其他类型的偏好占比都较少,营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互动情

境,形成了类似于“粉丝群”“饭圈”等的爱好关系圈层,虽有别于其他群体,但当其他圈层类型逐渐减少时,高职学生关注的焦点内容、符号形式也容易同质化,而且过于局限于自己的关系圈层,只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则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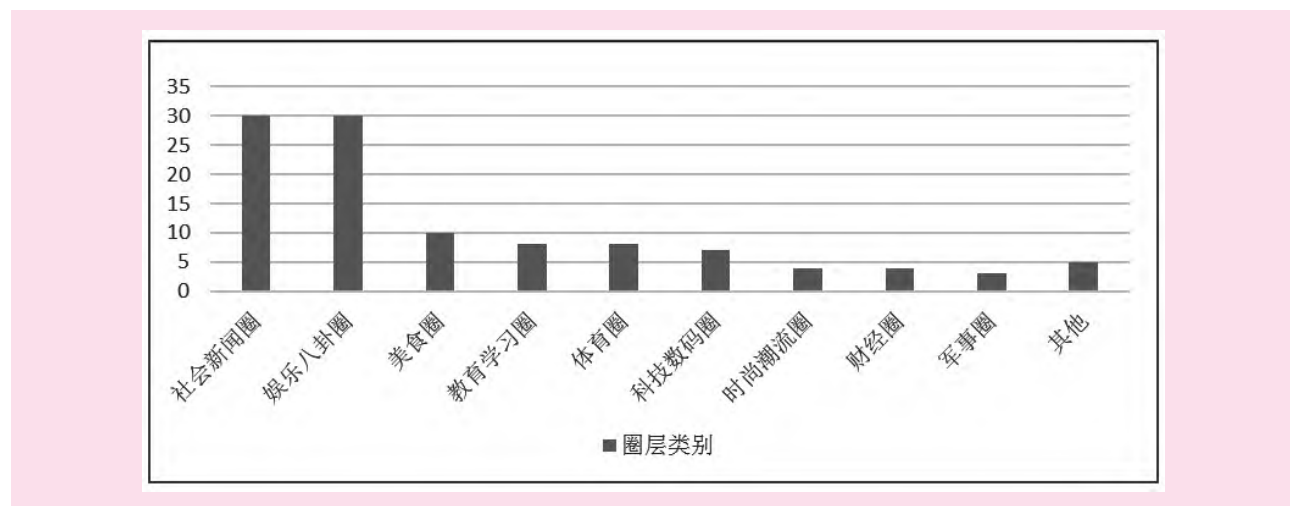


图4 高职学生关系群圈类型统计图

(二)过程不足:情感连带不活跃,情感体验不充分

在互动仪式链运行的过程中,情感连带机制与相互关注机制相伴而生,只有当互动主体间相互作用才会产生情感关联。微博情景下,各媒体时刻都在传播大量符号信息,但需要高职学生通过点赞、转发、评论等行为对传播信息进行反馈才能发生情感连带。通过统计归纳30名高职学生的网络行为活跃度发现,虽每人每日点赞频率都较高,但仅有12人平均每2日评论1次及以上、19人平均每10日转发1次及以上。可见,高职学生与传播者之间的互动行为并不活跃,关系尚不够紧密,这也说明高职学生在新媒介信息面前更多是充当围观者,没有将自己视为网络空间秩序的管理者和维护者^[8],没有真正投入到网络互动仪式的情感连带机制中,最终

只会形成一种空洞的互动仪式、易碎的集体。

为进一步了解在并不紧密的情感连带中高职学生的情感体验情况,研究采用ROSTCM6软件的情感分析功能对高职学生的588条评论话语进行情感分析,发现积极情绪(情感倾向值>0)为310条,占52.72%;中性情绪(情感倾向值=0)为192条,占32.65%;消极情绪(情感倾向值<0)为86条,占14.63%,具体结果见表1所示。高职学生的情绪以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为主,消极情绪占比较少。从情感程度分析看,无论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大多评论都处于一般的情感状态,情感波动并不强烈,情绪体验还不够充分。可见,在微博互动仪式链中,高职学生不仅与媒体的情感连带作用弱,其情感体验程度也较轻,情感能量的动力不足,可谓是一种“塑料情”。

表1 微博评论的情感程度分布表

情感分类	情感程度	评论数量	比例	总评论数量(占比)
积极情感	一般(0—10)	235 条	39.97%	310(52.72%)
	中度(10—20)	52 条	8.84%	
	高度(20 以上)	23 条	3.91%	
中性情感	一般(0)	192 条	32.65%	192(32.65%)
消极情感	一般(-10—0)	72 条	12.24%	86(14.63%)
	中度(-20—-10)	14 条	2.38%	
	高度(-20 以下)	0 条	0.00%	

因此,为了解高度激发情感能量的微博内容特征,研究追溯呈现出高度积极情感评论的23条微博博文,发现它们不同于常见的短小精悍式博文,主要以长篇幅为主,甚至多达800字,常以议题、投票互动等方式激发高职学生的高度情绪体验。可见,碎片化的单向式传播已难以满足高职学生的情感需求,内涵式的双向互动才是产生巨大情感能量的重要方式。

(三)结果不足:群体符号分散,缺乏集体团结力

柯林斯指出,人们在互动中共享的情感和意义是不可具体化的抽象物,群体无法直接表达这种短暂的感觉,除非把它具体体现在符号上,才能具有永久性,强化集体认同^[9]。在微博互动中,情感价值和思想观念依托多样化的符号形式得以传递。而高职学生通过发布、评论等互动行为逐渐生成高职学生群体间特有的符号体系。为了解高职学生所生成的群体符号特征,研究对调查对象的所有评论文本进行了语义网络分析,得到图5。自上而下可见,高职学生群体解读符号信息后所产生的“新符号”包含:“勿忘国耻”“致敬民族脊梁”等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符号、表达对婚姻家庭幸福或不幸的生活符号、丁真等正能量的偶像符号、痛斥与质疑悲剧社会事件

的道德符号、争取经济利益的权利符号。这些不同类型的符号,承载着相应的群体价值取向,隐含高职学生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但从图中的话语表意来看,高职学生对信息符号的部分解读较为简单且分散,其简短的评论话语难以体现深刻的意义内涵,部分新符号还具有怀疑和虚无倾向,缺少能代表群体的象征性符号,都是彰显自我的个性化符号或是随波逐流的无意识的符号。高职学生根本无法对新群体符号产生认同感,就更难以形成群体团结感和集体意识。

从访谈结果来看,高职学生无法一直维护和尊重群体符号。虽然他们处于符合主流的群体中,但一旦出现消极负面的影响因素就会产生动摇心态,进而容易做出一些违背群体的不得体行为,如冲动指责官媒、做键盘侠等。如柯同学表示“遇到一些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会引起我的不平”,王同学谈到“正义得不到伸张,会使我动摇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尤其是在无人监管的虚拟空间中,高职学生也难以自律慎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容易使他们在网络世界中寻找宣泄出口。一旦群体符号所代表的集体意志有所失误,高职学生便会抓住时机进行宣泄,不考虑集体利益,只“为自己而活”,进而导致舆情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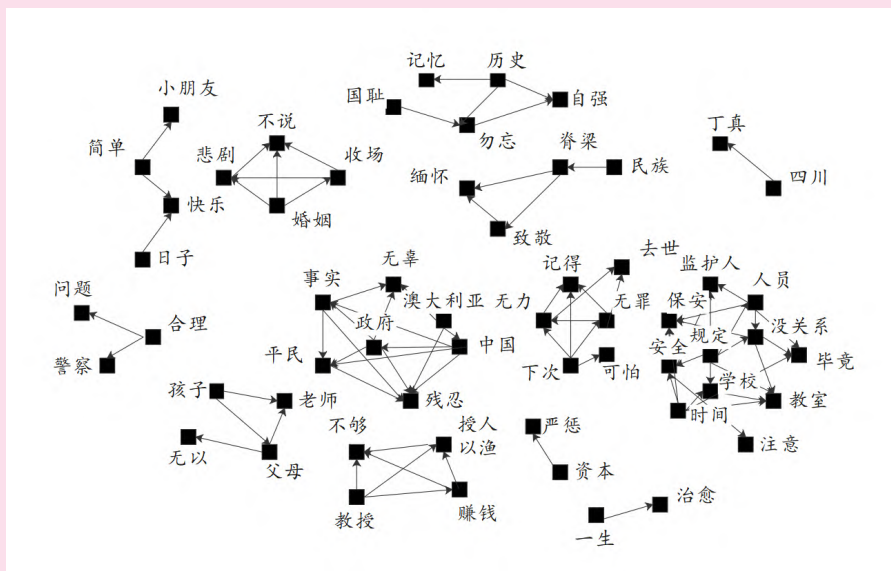


图5 高职学生微博评论语义网络分析图

四、高职学生网络行为引导策略

由前文分析可见,高职学生参与网络互动仪式的符号资本不足、参与的情感动力不足、生成的符号

缺乏凝聚力,阻碍了网络互动仪式链的有效循环,甚至导致了集体主义的式微。针对此,研究提出了以下关于高职学生网络行为的引导策略,以净化网络

生态、重拾集体精神。

(一) 增强符号资本, 扩大关注范围

在网络情境中, 高职学生符号资本缺乏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对优质的符号信息接触少、理解和判断能力较弱、媒介使用时关注的视野较局限等, 难以进入集体互动仪式。那么, 为增强高职学生的符号资本、拓宽关注视野, 可以从符号信息的来源途径、内容质量和范围等方面着手, 使其有资本加入网络集体行动中。尤其是当前, 随着高校扩招, 许多高职院校忽视了学校精神建设, 学生只顾自己的职业发展而忽视了集体发展的需求。首先, 要为高职学生创设信息符号流通情境, 丰富高职学生获取信息符号的途径, 形成以学生自学、高职院校提供资源的双路径。高职学生可通过网络技术进行自我教育, 例如利用课余时间浏览“学习强国”、阅读《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等, 增强自己的文化资本, 注意将个人资本积累与社会集体发展相联系。高职院校则应搭建符合集体主义精神的线上线下教育途径, 在线下课堂中善用网络媒介资源, 挖掘集体主义新时代特征, 以系统教学提高高职学生的理论认知、价值判断能力和集体意识; 构建校园媒介融合平台, 发挥高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高素质优势, 并让学生加入校园媒体建设中, 使他们在集体中受教育, 为扩大信息符号接触面提供丰富资源。其次, 要深化网络情境中的符号内涵, 消解“泛娱乐化”危机。网络媒体所产出的符号内容应协调严肃与娱乐的关系, 控制娱乐八卦的扩散, 加强集体模范的事迹宣传、树立一些为社会做贡献的优质明星为榜样, 使高职学生在榜样的示范下提高自身集体意识。最后, 信息技术应融入人文元素。要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上, 加入人工审核、推荐机制来渗透更多有价值的信息符号, 减轻个性化智能推荐技术所带来的信息茧房负面效应, 让高职学生不只是更深入了解自己所偏好的圈层内信息符号, 还可以拓宽视野, 增长见识, 培养大局意识。

(二) 调动情感投入, 提高情感动力

当高职学生进入了网络互动仪式后, 则需要与网络中的各方主体进行积极互动、建立情感动力以推进仪式链的形成。然而, 当前高职学生的情感投入不足, 与网络传播者的互动行为不多、情感连带作用也不强, 呈现出一片“虚假繁荣”的景象。一方面是因为传播内容吸引力、感染力缺乏, 另一方面是由于高职学生参与体验的机会不多, 难以调动高职学

生积极的情感投入。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能激发高度情感表达的博文特征, 内涵式的双向互动才更能产生紧密的情感连带和高度的情绪体验。因此, 网络媒体等传播者应丰富传播形式、创新内容体裁、保证传播时效性、兼顾内容的趣味性和深刻性, 适应高职学生的发展需求, 以贴近用户偏好的方式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聚焦, 以讲好中国故事、唱好中国正气歌的价值导向感染高职学生的情感体验。此外, 主流媒体作为高职学生最愿意相信的媒体类型, 更应该加强与高职学生的情感互动, 调动他们参与网络公共议题的积极性。主流媒体可以与高职学生设立共同愿景, 以共同的目标驱动大家集体行动。同时, 主流媒体还应及时作出回应反馈, 听取高职学生意见, 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 如加强互动评论、对质疑声进行澄清、提供适用学习生活资讯等, 以实现双方的情感共鸣。

(三) 凝聚群体共识, 强化集体意识

网络信息价值观的多元化、传播方式的碎片化是导致群体符号缺乏凝聚力的重要原因, 意味互动仪式链中各个主体的思想信念、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千差万别, 难以形成群体共识。此外, 高职学生因道德意志不坚定, 容易产生违背群体团结的行为, 从根本上来说, 是因其缺乏集体主义价值观, 所以微博互动仪式所生成的结果并不理想。又根据调查显示, 高职学生的价值观与失范行为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他们的价值观正向得分越高, 失范行为越少^[10]。因此, 要以集体主义价值观凝聚网络群体共识, 构建和谐网络生态。一方面, 主流网络媒体要将集体主义价值观贯穿于信息符号的生产、传播和运营的各个环节, 坚守正确的舆论价值导向。另一方面, 高职院校也应将集体主义价值观渗透于学生的学习与日常生活中, 促进虚拟集体互动仪式有效链接, 使学生能够在网络互动仪式中有效生成群体团结感。高职院校要将职业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相结合, 树立“大思政”的课程理念, 发挥职业教育课堂教学的作用, 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学校还可以通过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网络公益活动等形式使高职学生真正融入社会集体中, 从集体氛围中提高集体荣誉感和团结力。

五、结语

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 对虚拟场域中的高职学生进行网络行为分析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提高高

职学生网络道德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因涉及个人隐私,即使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导致了研究范围较局限、群体较小、案例较为单一。因此,本研究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考究,未来还需从大范围多角度出发,深析高职学生的网络行为逻辑。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8-29.
- [2] 范迎波.个体化变局下大学生集体主义价值观培育的困境与出路[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4):108-112.
- [3] 杨晓奇,李冰珊.基于互动仪式链的校园欺凌:问题与治理[J].教育发展研究,2020(22):59-64.
- [4] 李霞.微博仪式互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D].天津:南开大

- 学,2013:42-43.
- [5] 诸葛达维.互联网时代的弹幕电影分析——基于互动仪式链视角[J].新闻界,2015(3):2-6.
- [6]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3-107.
- [7] 郎非,李雪.微博环境下英语学习者的社会临场感研究[J].现代远程教育,2014(01):63-67.
- [8] 陈世华,黄鑫.大学生新媒体素养的状况与缺憾——基于南昌某高校的调查[J].教育学术月刊,2019(12):88-93.
- [9] 霍然,吴翠丽.微博话题事件的情感演化机制分析——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视域[J].天府新论,2017(4):128-135.
- [10] 胡全裕,路晓丽.大学生失范行为预防与纠正[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6):30-31.

[责任编辑:石俊华]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and Guidance Strategy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Network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Analysis Based on Weibo

CHEN Lijun¹, HU Hengheng²

(1.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dong Technical Normal University, Heyuan 517500, Guangdong, China; 2. Qianjiang Caoyu Middle School, Qianjiang, Hubei 433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ritual chain theory, 30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Weibo use behavior in 30 days was tracked and recorded. Through the sorting of 13362 Weibo record data, combined with the social network, semantic network and emotional analysis of rostcm6.0 and pyth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on in Weibo of contemporary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show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strong individual emotional energy, positive with clear focus. The sense of group unity is in line with the mainstream.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individual symbol capital, circle limitations, inactive emotional connection, insufficient emotional experience, scattered group symbols, lack of collective unity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guide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o form positive and correct network behavior by encouraging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o accumulate symbolic capital, expand the scope of attention, enhance emotional motivation and strengthen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Weibo; network behavior;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